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八義
第十回 野蟒川阮英亮相 守空房賈氏懷春

詞曰：

文標往前正走 迎面有坐山林
叫聲伙伴加小心 此處賊寇成群
眾人聞言害怕 只得慢慢前行
山上來了一英雄 叫人膽戰心驚

西江月罷，書接前言。且說文標來在山下，一聲高叫，眾伙伴聽真，山東地面，逢山有寇，鬆林藏賊，大家俱要多加小心。明公若問這叫什麼去處？

路過野蟒川，長有五十里。文標說多加小心，伙伴說押著挖子在後，我們在前。文標說：「大家往前走罷。」不多時，進了鬆林。定有十數餘里，迎面來了一人，丹田用力一聲發喊：「呀呀，好無名小輩，路過野蟒川，若有金銀財寶，與我留下。若是牙崩不字，叫你刀下廢命。」眾伙伴一見，說「不好了」，勒回坐馬，來至文標面前，口稱徐教師，不好了，前面站著一位身穿紡絲夾襖，扭門扭口，只花朵朵，巧女織成的，下穿紡網騎馬兒腰滾褲，足登薄底快靴，背後斜插單刀，長有三尺，寬有三寸，砍硬釘削鐵如泥，晃眼難睜，藏在皮鞘，刀尖朝上，刀柄朝下，背在身後。尖咀猴腮，摳扣眼睛，面如瓜皮，煉就軟硬工夫，閃展騰挪，學會七十二把神拿手。文標一聽伙伴說，倒氣的是肝膽皆炸，火撞前胸，將坐馬一催，在阮英面前把槍端起，對正了阮英分心便刺。阮英不慌不忙，做就地十八滾的故事，來至文標坐馬左邊一探，腕子照著文標的手腕稍一捏，文標在馬上咕咚栽倒地上。阮英從背後抽出鋼鐵單刀，說道：「好無名小輩，你家住哪裡？姓甚名誰？你快快對我講來。」

猴子單刀舉在空中 連把小輩問一聲 家住那裡名和姓或住鄉間或住城 爺姓什麼娘甚氏 弟兄幾人對我明文標聽了這句話 大膽強盜你要聽 問我家來家也有不說家哪表我名 武松單刀擒方臘 滅了梁山那盞燈子不言父是正理 我若不說怎知情 我父梁山是好漢他老名字叫徐寧 我的娘正阮氏女 名叫文標號振中阮英聽了這句話 鋼鐵單刀一鞘捺 雙膝跪在地川平姑表哥哥叫幾聲 千錯萬錯兄弟錯 表弟錯了對誰明你當我是哪一個 我說家鄉表表明 我父也是梁山後阮洪方是他老名 我的娘親徐氏女 我的名字叫阮英文標聽罷心歡喜 心中掌上萬盞燈 開言又把兄弟叫你聽我細說分明 只想今生難見面 那知今日兩相逢我的姑母身康泰 居家大小可安寧

文標說：「我當你是何人？原是表弟到來。兄弟你今年多大了？阮英說：「十五歲了。哥哥你今年多大了？」文標說：「十八歲了。」那位爺台，你這說書的無理。他姑表親戚，怎不認得呢？爺台有所不知，阮英從小上過他家一次，後來自從武松單刀擒方臘，滅了梁山，那些老英雄東逃西散，他哥倆十餘年未見面，怎能認得。阮英說：「表兄，你往那去？」文標說：「我上東京保鏢去，路過此處。兄弟你在這作什麼？」阮英說：「我在這作一買賣。」文標說：「兄弟你為何作這樣事情？不如你到我家去，有的去，有的銀錢，你用不了的。」阮英說：「哥哥，你家住哪裡？」文標說：「家住在濟寧，北門有一片老舍，那就是你哥住宅。」阮英說：「離這有多少路程？」文標說：「到那裡也有一千餘里。」阮英說：「哥哥，你走有多少日子？」文標說：「走有三個月。」阮英說：「若叫我走，不夠我一天的。」文標說：「你怎這樣快？」阮英說：「哥哥有所不知，我是追風趕日飛毛腿，兩頭見日能走八百里。若不見日能走一千。」文標說：「你真這樣快，我有事情托你到我家探望探望。我那表弟名叫周景隆，他是東京汴梁吏部天官之後，被奸臣所害，害死滿門家眷，他逃出京城，現在我家唸書。你去探望探望，免哥哥掛心。」阮英說：「你表弟與我一樣親戚，更當前去探望。」說罷二人拜別。

阮英說：「你去保鏢，我到你家走走。」文標帶領伙伴，一齊搬鞍認蹬，保著駝子去了。

眾傢伙伴上能行 撒鞭打馬快如風 撒鞭打馬還嫌慢心急要奔東京城 夜宿曉行非一日 饑餐渴飲停一停論走得多少日 嘍嘍困公明 我若說到他就到他若不到也不中 眼前來至汴梁城 保著駝子送進京文標進京且不表 將書裁開另一名 押下一頭表一尾押下一樁表一樁 回來不把別人表 文標妻子賈秀英

詩曰：

說起賈秀英 繡樓暗叮嚀
連把來姐叫 快到書房中

話說賈秀英在樓上，坐的悶悶無聊，出了樓門站著。四外看看，只見書房門外站著一人，正是周順。賈氏一看原是周順，不像年前那個樣子。年前是個花子，如今好像左金童子。公子站了多時，轉回書房。秀英見周順回書房，他也回到樓中，坐在牀榻，思想周順那個樣子，真也叫人可愛。這就是飽暖生淫欲，饑寒發盜心。賈氏坐在牀上，想起周順來了。

賈氏樓上細叮嚀 想起公子周景隆眉清目秀真好看地角方圓滿天庭 頭上俊巾雙飄帶 後來定然早題名一件襪衣穿身上 紅絨繡條在腰中 世上哪有這樣俊好像上房左金童 又像西廂張君瑞 眼前缺少美鶯鶯都說呂布長的俊 眼前缺少鳳儀亭 奴家就愛讀書客不愛文標武將封 奴家若得周郎配 不穿綿襖過幾冬賈氏就把春心動 小心眼兒幾咕咚 燕語鶯聲開言道連把來姐叫一聲

賈氏思想多時，叫道：「來姐快來。」來姐說：「大嬸叫我做什麼？」

賈氏說：「叫你到書房，把你週二叔請來。」丫環一聽，不敢怠慢，出了繡房，來至書房，說：「週二叔叔，我大嬸子叫我來請你有話說。」公子說：「天黑了，等明日早晨我去，有什麼事也誤不了。你快回去吧。」來姐一聽，急忙回了繡房，說：「大嬸子，週二叔說今日暗黑了，明日早晨就來。有什麼事也誤不了。」賈氏一聽，低頭暗想：讀書人心多，不如我寫封情書與他送去。賈氏吩咐來姐取筆硯伺候。丫環一聽，不敢怠慢，即把筆硯拿來，又拿一張紙放在桌案以上，將墨研開。賈氏提筆在手，上寫公子周賢弟，你表兄保鏢未在家，剩下嫂嫂我自己，你在青春我年少，我二人配對夫妻，我與你黃金戒指為表記。將書寫完，俱包在一塊，叫道：「來姐，這有些好東西，與你週二叔送去。不許你拆開。」來姐接在手中，只覺甚重，亦未知甚麼東西。下了繡樓，來在書房。說：「週二叔叔，我大嬸子又叫我與你送件好東西來。」公子一見，接在手中，打開瞧瞧，有黃金戒指一雙，上邊有字。公子從上而下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嫂嫂你是飽暖生淫欲，饑寒起盜心。我表兄待我恩情過重，我周順焉能作出此事？嫂嫂你不該敗壞我哥哥門風。」越想越氣，火衝前胸。說：「丫環你走前來。」丫環一聽，心中說道：「我週二叔看中我了？」笑嘻嘻的走近前，說道：「週二叔叫小丫環說什麼？」公子說：「你來，付耳過來。」丫環就付耳過去。公子氣衝鬥牛，舉起巴掌照著來姐拍打了個嘴巴。「好奴才，你與我滾回去」